

傳世十大名著

醒世姻緣傳

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糶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

歉岁叹无辰，万室艰辛。突门蛛网釜生尘。炊桂为薪颗粒米，价重如珍。施济有钗裙，义切乡邻。发兴平糶救饥贫。义侠远谋甄后似，冯宝夫人。

右调《浪淘沙》

醒世姻缘传

从辛亥这一年水旱，谁想不止绣江县一处，也是天下太平日久，普天地下大约都是此骄纵淫佚之人，做得也都是越礼犯义的事，所以上天都一视同仁的降了灾罚。但别处的灾荒俱有搭救，或是乡宦举监里边银子成几百两拿出来赈济，米谷几百石家拿出来煮粥。乡宦们肯上公本，求圣恩浩汤，将钱粮或是蠲免，或暂停征。还有发了内帑救济灾黎。即乡宦不肯上本，百姓们也有上公疏的。就是乡宦们自己不肯上本，也还到两院府道上公呈，求他代奏。只有这武城县在京师的也没有甚么见任乡宦可以上得本。在家中几家乡宦，你就看了那乡里在那滚汤烈火里头受罪，只当不曾看见，要一点慈悲气儿也是没有的。那百姓们，你就使扁担捶他肚子，这是屁也放不出一个来。那个循良的徐大尹又行取离任去了。这样人也没得吃的年成，把那钱粮按了分数，定了限期，三四十板打了比较。小米买到八两一石，那漕粮还不肯上本乞恩改了折色，把人家孩童儿女都拿了监追。这还说是正供钱粮由不得自己。但这等荒年，那词讼里边，这却可以减省得的。一张状递将上去，不管有理没理，准将出来，差人拘唤要钱，听审的时候，各样人役要钱。审状的时候，或指了修理衙宇，竟是

三四十两罚银。或是罚米折钱，罚谷折钱，罚纸折钱，罚木头折钱，罚砖瓦折钱，罚土坯折钱。注限了三日要，你就要到第四日去纳，也是不依。卖得房地产土出去，虽说值十个的卖不上一个的钱，也还救了性命。再若房屋地土卖不出去，这只得把性命上纳罢了。把一个当家的人逼死了，愁那寡妇孤儿不接连了死去。死得干净，又把他的家事估了绝产，限定了价钱，派与那四邻上价。每因一件小事，不知要干连多少人家。人到了这个田地，也怪不得他恨地怨天，咒生望死，看看的把些百姓死了十分中的八分。

却说晁夫人见这样饥荒，心中十分不忍，把那节年积住的粮食，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料算了一算，差不多有两万的光景。从老早的唤了雍山庄上的季春江，坟上管庄的晁住，分付他两庄上的居民，一家也不许他移徙。查了他一家几口，记了口数，与他谷吃，五日一支。凡庄上一家有事，众家护卫，不许坐视。这等时候，那个庄上不打家劫舍？那个庄上不鼠窃狗偷？那个庄上不饿草枕藉？惟晁家这两个庄上，也不下六七百人家，没有一家流移外去的，没有一人饿死的。本处人有得吃了，不用做贼。外庄人要来他庄上做贼的，合庄的老婆、汉子就如豺狗阵的一般。虽然没有甚么坚甲利兵，只一顿叉把扫帚撵得那贼老官兔子就是他儿。那邻庄人见他这庄上人心坚固，所用者少，所保者大，那大姓人家也只得跟了他学。所以也存住了许多庄户。倒只是那城里的居民禁不得日日消磨，弄得那通衢闹市几乎没了人烟。更兼这样荒年时候，人间的乖气上升，天上的沴气下降，俺翳得那日月不阴不晴，不红不白，通似有纱厨罗帐罩住的，久没有一些光彩。

晁夫人起先等那官府有甚赈济的良方，杳无影响，又等那乡宦富室有甚么捐输，又绝无音信，只得发出五千谷子来零卖与人，每人每日止许一升。脱不了剩下的那几个残民也是有数的

人，人也是认得的了，所以也不用甚么记名给票，防那些衙役豪势冒杂的人。那时谷价四钱八分一斗，他只要一分二厘一升，折算铜钱十二个。有人说道：“四十八个钱的谷，只问人要十二个钱，何不连这几个钱也不要，爽利济了贫，也好图那钦奖？如今岂不是名利俱无了？”晁夫人道：“我两次受了朝廷的恩典，还要那钦奖做甚？父母公祖，乡宦大家，俱不肯捐出些来赈济，我一个老寡妇难道好形容他们不成？我也不过是碗死水，舀得干了，还有甚么指望？卖几个钱在这里，等好了年成，我还要来补原数，预备荒年哩。”人都说晁夫人说得有理。

定了日子，叫晁凤、晁书两个人管柴，一个看钱，一个发谷，起先也多有余了又余，要转卖营利的，认住了不与他余去，后来渐渐的也就没了。又有说家口人多，一升不足用的，要多余升数。说道：“你家果是人多，叫他自己来余，以便查认。”这些饥民有了贱谷，便可以吃得饱饭。吃了饱饭，便有了气力可以替人家做活，佣得工，便有了这一日余谷的钱，不用费力措处。又有那真正痼疾残疾的人，他却那里有一日十二个钱来买谷？只得托了两个乡约勒时韶、任直合族人晁近仁、晁邦帮分了东西两个粥厂，一日一顿，每人一大杓，也有足足的四碗。亏了这四个人都有良心，能体贴晁夫人的好意，不肯在里边刮削东西。大约每人止得两合足米，便也尽够用的。行了不足十日，不特消弭了那汹汹之势，且是那街上却有了人走动，似有了几分太平的光景。

城中一个举人乡宦，曾做陕西富平知县，叫武乡云，听见晁夫人这般义举，说道：“此等美举，我们峨冠博带的人一些不做，反教一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人做去，还要这须眉做甚？这也可羞！”也搜括了几百石谷，一边平糶，一边煮粥。晁夫人知道，差人与他去说：“晁奶奶那边极没有人手，又要糶谷，又要煮粥，两下里通烟管不来，也没有这许多米粮。今得武爷这一帮助，成了这一场好事。两边都煮粥，两边都卖谷，只怕这边买了谷的，

又往那边去买，那边吃了粥的，又往这边来吃，稽查不得，可惜负了这段好心。今叫来禀武爷商议，我们与武爷这边，或是一边专只柴谷，或只一边专管舍粥，人又不得冒支，又省得两个烟管。”武乡宦喜道：“你奶奶虑的极是，我还没想到这里！不然，还是你奶奶那里柴谷，我这里舍粥罢。我听得人说，你那里舍的粥极有方略。是甚么人管理？”差去的人晁凤说道：“因没得力的人，只得央了俺那里两个乡约，一个叫做任直，一个叫做靳时韶，还合自己族里的两位。”武乡宦问说：“这四个人，他家里都过的么？肯干来替咱支使？”晁凤说：“奶奶先合他说来，叫他：‘这粥里头莫要枯刻他们的，我另酬谢你罢。’说过，见一月每人送他五斗米，这四个人可也好。一个贫人一顿合着两合米，也就稠稠的四满碗粥。”武乡宦说：“我要煮粥，不然也还在你厂里，也还仗赖那两个乡约，每月每人也送他五斗米。只怕那两位族人，我不好烦他的，另着两个人去看着。多拜上奶奶，明日是十月初一的，就是我这里煮粥罢。”晁凤回了话。晁夫人着实喜欢，叫了晁近仁、晁邦邦回来，二人一递，五日轮流，帮着柴谷，替下晁凤、晁书一个来家里走动。别的乡宦见武乡宦举了这事，也要算计做这事，俱说：“晁夫人说得是。”大家合并在武宦那里，一递十日煮粥，俱是任直、靳时韶两个照管。

后来那些富家大姓渐渐的都出来捐米捐柴，附在各人亲戚乡宦之处。从头年十月初一为始，直到来年五月初一为止，通共七个月，也只用了二千七百六十七石米。晁夫人九月十五日柴谷起，至来年四月十五日为止，也是七个月，共柴过谷八千四百石。可喜收了麦子，拿住了秋苗，完成了这一片救人的心肠，成了这一段赈荒的美事。

看官听说！但凡人做好事的，就如那苦行修行一般。那修行的人修到那次得道的时候，千状百态，不知有多少魔头出来琐碎。你只是要明心见性，任他甚么蛇虫毒蟒，恶鬼豺狼，刀兵水

火，认得都是幻景。只坚忍了不要理他，这就是得道的根器。那唱《昙花记》的木清泰，被宾头卢祖师出玄卿仙伯哄到一座古庙独自一人过夜，群魔历试他，凭他怎的，只是一个不理，这才成了佛祖。若到其间，略有个怯惧的心肠，却不把弃家修道几年苦行的工夫可惜丢吊了？这人要干件好事，也就有无数的妖魔鬼怪出来打搅。你若把事体见得明白，心性耐得坚牢，凭他甚么挠乱，这一件好事，我决定要做成，这事便没不成之理。你若正这件事做的兴头，忽然钻出个人来，像那九良星打搅蔡兴宗造洛阳桥的一般灰一灰心，懈一懈志，前功尽弃。晁夫人一个女流之辈，罄囊拿出一万四五千谷赈济那乡里饥民，这只怕那慷慨的男子也还做不出的事，他却轻省做了，却不知道也受了多少的闹气。若是没有耐性的人，从那入秋的时节，也使个性子，祟不成这谷了。

晁无晏走来说道：“三奶奶，这祟万把石谷不系小事，如何不托孙子，倒托两个家人？我情愿来与三奶奶效劳。”晁夫人说：“晁书、晁凤左右都是闲人，叫他自己两人祟罢，不要误了你们的正事。”晁无晏道：“只怕他两个存心不善；这样贵谷，三奶奶，你只要十二个钱一升，他每升多要四五文，就每升多要二三文、一二文，这就该多少钱哩？或将一石里边搀上四五升秕谷，或是精糠，三奶奶，你都那里查帐？若是我在里面，这事那个敢做！三奶奶，你祟一斗，是你老人家一斗的福。你祟一石，是你老人家一石的福。如今为甚么丢了这们些粮食，你老人家又没积了福，叫别人撰了钱去？”晁夫人道：“这两个狗头，我恩养着他，干这事，他就不怕我，没的也不怕那神灵？一个救人命的东西，干这事，他也不待活哩！”晁无晏道：“既三奶奶不用我祟谷，我替三奶奶看着煮粥罢。”晁夫人道：“你早说好来。我已是叫了晁近仁合晁淳他两个分管去了。”晁无晏道：“这三奶奶别要管他，你只许口叫我去看，他两个，我管打发他去，不用三奶奶

费心。”晁夫人说：“我既叫了他来，他正看得好好的。为甚么打发他去？叫他看着罢了。”晁无晏雌了一头子灰，没颜落色的往家去了。

后来武乡宦家煮了粥，晁近仁合晁邦邦辞了回来，晁夫人又叫他一递五日帮着晁书们祟谷。晁无晏心中怀恨，故意的装了两壶薄熬烧酒吃在肚子里，盖着那屎脸弹子猴屁股一般，踉踉跄跄走到祟谷所在，恰好晁近仁、晁邦邦都在那里合晁书、晁凤算那一日祟出去的谷数。晁无晏涎瞪着一双贼眼，望着晁近仁两个说道：“怎么你两个都是孔圣人，有德行的，看着煮粥，又看着祟谷？偏俺就是柳盗跖，是强盗，是贼，拿着俺不当人，当贼待，看着煮粥就落米，看着祟谷就偷谷！呃！你两个吃的也够了，也该略退一步儿，让别人也呵点汤，看撑出薄屎劳来，没人替您浆裤子！贼狗头！我把那没良心的妈拿驴子鸡巴合他的眼！”

晁近仁还没做声，晁邦邦恃着是他的叔辈，又恃着有点气力，出来问说：“晁无晏小二子！谁是贼狗头没良心？你待合谁妈的眼？你每日架落着七叔降人，你在旁里戳短拳。你如今越发自己出来降人哩！”晁无晏道：“仵么我自己单身降不起你么？单只架落着七叔降人？今日七叔没在这里，咱两个就见个高低，怕一怕的不是那人屎里生的！”一边就摘了帽子，陆了网子，脱了布衫子，口里骂说：“你要今日不打杀我的，就是那指甲盖大的鳖羔儿！晁邦邦是好汉，你就打杀我！”晁邦邦把一条板凳掀倒，跺下一条腿来，说道：“我就打杀你这臭虫，替户族里除了一害，咱也驰驰名！”要撑着往外出来。晁近仁合晁书、晁凤狠命的将晁邦邦拉住，不叫他出来，说：“你看不见他吃了酒哩？理他做甚么？等他醒了酒，你是叔，他是侄儿，他自然与你赔理。”晁无晏说：“扯淡的屎养们！我希罕你拉他！我这里巴着南墙望他打死我哩！再要拉他的，我合他妈那眼！我吃了酒，我吃了你妈那屎酒来！”晁凤说：“淳叔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合他一般见识。他

红了眼睛，情管就作下。你就待打帐，改日处打去。您在这门口打帐，打下祸来。这是来补报奶奶的好处哩？”晁邦邦说：“我齐头里不是为这个付着，我怕他么？你看他赶尽杀绝的往前撵。”那时街上围住了无数的人看，他正在那人围的圈子里头，光着脊梁，搔着头，那里跳搭。

那郟城驿驿丞姓夏，叫是夏少坡，极是个性气的人，从河上接了官回来，打那里经过，头里拿板子的说：“顺着，顺着！”晁无晏只当是典史，略让了一让，抬头认是驿丞，从新跳到街心，骂道：“仔么我是马夫么？你驿丞管着我鸡巴哩！咱儿嗨儿的！”夏驿丞句句听得甚真，自己把马歹将回来，说道：“你拦着街撒泼，我怕括着你，叫你顺顺。我没冲撞你甚么，我没曾说我管的着你那鸡巴。但你也管不着我驿丞，你为甚么降我？”晁无晏说：“怎么一个官儿只许你行走，没的不许俺骂骂街？俺是马夫？俺是徒夫？整俺些么送你？没有钱，你打我哩！”夏驿丞说：“我怎么只打马夫徒夫？我就说打你这光棍何妨！”叫出那门里头的人来问说：“他为甚么在这里骂？他骂的是谁？”

晁邦邦出去，还没开口。晁无晏说：“我骂的谁，我自身！不骂着郟城驿的驿丞！”晁邦邦将从前以往的事告诉了详细。夏驿丞说：“这们可恶！替我拿下去打！打出祸来，我夏驿丞耽着，往您下人推推的也不是人！着实打！”两个拿板子的起先拿他不倒，添上那个打伞的，一个牵马的，一个背拜匣的，五个人服事他一位，按倒在地，剥了裤。他还口里不干不净的胡骂。夏驿丞说：“咱不打就别要打。咱既是打了，就崩他两崩，他也只说咱打来。咱不如就像模样的打他两下子罢！”喝着数打到五板。他还说：“由他！我待不见你打哩！只怕打了担不下来，你悔！”驿丞也不理他。打到十板，他才说：“我是吃了两钟酒，老爹合我一般见识待怎么？”打到十五板，口里叫爷不住，说：“小的瞎了眼，不认的爷，小的该死！”夏驿丞只是喝了叫打。足足的二十

五个大板，叫人带到驿里来：“等你先告状，不如我先申了文书做原告好。”晁无晏说：“小的敢告甚么状？老爷可怜见超生狗命罢！”夏驿丞只是不理，带到驿里，叫人写了公文，说他拦街辱骂，脱剥了衣裳，扯罗驿丞的员领。他那媳妇子知道，慌了，央了许多街邻合乡约公正，都齐去央那驿丞做了个开手，叫他立了个服罪的文约，放他去了。

晁邦邦们进去告诉了晁夫人。晁夫人说：“你看我通是做梦！外头这们乱烘，我家里一点儿也不晓的。这不是自作自受的么！别人还说甚么着极，我听说他家里还有好些粮食哩，放着安稳日子不过，这们作孽哩！”晁邦邦道：“你可说么？也可要他消受。年时这们年成，别人没收一粒粮食，偏他还打了十一二石荞麦，见囤着五六十石谷。他今年的麦子又好，二十亩麦子算计打三十石哩。这可亏了他三个死乞白赖的拉住我，不教我打他，说他红了眼，像心风的一般，不久就惹下。说着够多大一会，自己撞这二十五板子在臀上。”晁夫人说：“这驿丞可也硬帮。常时没听的驿丞敢打人。”晁邦邦说：“有名的，人叫他夏骚子。他恃着他的姑夫是杨阁老，如今县上还怕他哩！”晁夫人说：“嗔道！你可没要紧他做甚么？”晁书娘子插口说：“也是那一年这街上打了众人没打他，他如今来补数儿哩。”晁邦邦说：“人们没说么，可的就是那一年打俺的那个去处。”晁书娘子又说道：“呃！叫七爷仔细！只剩下他没在这街上打哩。”晁邦邦说：“休忙！只怕也是看不透的事哩。”

再说晁思才一日里叫人抗着三布袋大头秕子，来到巢谷的去处，叫晁邦邦合晁凤搀在谷里出巢与人，要换三布袋好谷与他。晁凤说：“这事俺不敢做。前日二哥还对奶奶说俺多卖了钱，谷里搀秕子合糠哩。这要干这个，可是他说的是真了。”晁思才说：“这没帐。您这巢几千谷哩，一石搀不的一升，就带出去了。您不合奶奶说，奶奶有耳报么？”晁凤说：“这族里就只七爷一位，

别说揠在谷里，就不揠，合俺也送得起两石谷与七爷吃。难为除了七爷，还有七家子哩！不消别人，只叫二哥知道，我‘吃不了他的，只好兜着’罢了。七爷，你就怪我些也罢，不敢奉承。”晁思才说：“你替我放着，我自家合您奶奶说去。”要见晁夫人。

看门的进去说了，请他进去。他见了晁夫人，把那话来说的细声妾气的道：“嫂子，你是也使了些谷，浑身替你念佛的也够一千万人。如今四山五岳那一处没传了去？光只俺两口子，这一日不知替嫂子念多少佛，愿谓侄儿多少。一日两顿饭，没端碗，先打着问心替嫂子念一千声佛，这碗饭才敢往口里拨拉。”晁夫人道：“你老七没的家说！你吃你那饭罢，你嚼说我待怎么？我往后只面红耳热的，都是你两口子念诵的。”晁思才道：“这没的是嫂子强着谁来？只是嫂子的好处在人心。嫂子，你说：‘晁思才，你变个狗填还我！’我要难一难儿，不变个狗，这狗还是人养的哩！”晁夫人道：“你说待甚么正经话，你说罢，别要没要紧的瞎淘淘！”晁夫人道：“嫂子，你只不信我的这一个狗心，只说是淘瞎话，把我的心屈也屈死了！”晁夫人道：“谁这里说你是假心哩？可只是有甚么正经话，请说罢！”晁思才道：“你看嫂子！我这就是正经话。”晁夫人道：“再还有别的话没有？若没有话了，外边请坐，我叫人收拾饭你吃。就待往里进去。晁思才赶上一步说：“还有一事合嫂子说哩。我有三布袋谷，够两石，我嫌他黄米做不的水饭，换咱那桌的白谷，好撩水饭割麦子吃。晁夫人说：“你那谷哩？”晁思才说：“抗在咱前头哩。”晁夫人说：“脱不了是桌给人，黄谷没的是不好的么？你叫他们换给你去。”晁思才说：“我这里就谢嫂子的作成。”作揖不迭。晁夫人说：“黄谷换白谷，谢甚么作成？”

晁思才也没等吃饭，出去对着晁凤合晁邦邦道：“我合你三婶说了，叫焯着数儿换给我哩！快些倒下换上，家里还等着碾了吃晌饭哩！”晁凤说：“淳叔，你看着，且消停，等我到家再问声

奶奶去，省得做下不是，惹的奶奶心里不自在。”晁思才说：“我说的有说谎的？你问何妨？只是怕耽阁了工夫。晁凤道：“我问声奶奶不差，也耽阁不了甚么。”进去问说：“奶奶分付把七爷的那秕子换谷给他？”晁夫人说：“甚么秕子！你七爷说他是黄米，不好撩水饭，要换咱的白谷。我说：‘脱不了是糶给人，黄米怕怎么？没的人家杂了去，都撩水饭哩？’怎么你说是秕子？”晁凤道：“甚么黄谷！是糠里扬出来的大头秕子，叫我搀在谷里糶给人家，可换好谷给他。俺没敢依他，说来合奶奶说。说奶奶分付叫炤着数把给他哩。”晁夫人扯脖子带脸通红的说道：“怎么来！谁煽烤着我糶谷？我拿秕子搀着哄人！要是秕子，不消换，各人守着各人的！”

晁凤出去说道：“亏我进去问声！要不，这不又做下不是了。奶奶说：‘我的乃是黄谷换白谷。’这是谷换秕子。”晁思才老羞变成怒的骂道：“扯淡的奴才！俺换了俺晁家的谷去，没换了你这扯淡的奴才的谷！”千捣包，万捣包，骂个不住。又说：“忘恩负义！没良心！没天理！晁无晏那伙子待来抢你的屋业，我左拦右拦的不叫他们动手。如今叫你守着万贯家财，两石谷不换给我，我教你由他！你说有了儿子么？‘牡丹虽好，全凭绿叶扶持’。你如今已是七十多的老婆子，十来岁的孩子，只怕也还用着我老七相帮，就使铁箍子箍住了头么？”叫人：“抗着咱那谷，不希罕使他的！看我饿杀不！留着咱秋里阴枣麸，也浑身丢不了。晁淳，晁凤，咱留着慢慢的算帐，再看本事！”

晁凤冤冤屈屈的对着晁夫人学那晁思才说的那话。晁夫人道：“王皮随他们怎么的罢！我只听天由命的！倒没的这们些前怕狼，后怕虎哩！”晁书娘子说：“何如？我说不该招惹他。没的舍了四顷地，好几十石粮食，四五十两银子，惹的人家撒骚放屁的”晁夫人道：“狗！没的我做得不是来？您只顾抱怨我！”晁书娘子方才不做声了。

再说县官，那乡宦们后来也都出来煮粥，都不去问他借，偏偏来问晁夫人借谷五百石与孤贫囚犯的月粮。晁夫人也只得应付去了。那邵强仁的老婆，伍小川的儿子，说是被晁源的事把他累死，上门指了余谷，每家赖了一石。又武义、麦其心、傅惠也来余谷为繇，都赖得谷去。

虽然山鬼伎俩无穷，亦幸得老僧的不睹不闻也莫尽，所以也不曾落他的障魔，毕竟成就了正果。后回结束。

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棍中遗便

乐得英才为教育，先知羽翼斯文。淑陶席上可为珍，案列凌云策，门罗立雪人。惟虑冥顽能败塾，嬉游荒业离群。一隅徒举枉艰辛，师劳功不倍，弟怨道非尊。

右调《临江仙》

醒世姻缘传

圣贤千言万语叫那读书人乐道安贫，所以说：“饭蔬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”。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不改其乐”；“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”。“并口而食，易衣而出，其仕进必不可苟”。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得日子，所以安得贫，乐得道。但多有连那一亩之宫，环堵之室，负郭之田，半亩也没有的，这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，那讨蔬食簞瓢？这也只好挨到井边一瓢饮罢了，那里还有乐处？孔夫子在陈，刚绝得两三日粮，那从者也都病了，连这等一个刚毅不屈的仲由老官尚且努唇胀嘴，使性傍气，嘴舌先生。孔夫子虽然勉强说道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我想那时的光景一定也没有甚么乐处。倒还是后来的人说得平易，道是“学必先于好人治生”。

但这穷秀才有什么治生的方法？只有一个书铺好开。拿上几百两本钱，搭上一个在行的伙计，自己身子亲到苏杭买了书，附在船上。一路看了书来，到了地头，又好撰得先看，沿路又不怕横征税钱。到了淮上，又不怕那钞关主事拿去拦腰截断了平分。

却不是一股极好的生意？但里边又有许多不好处在内：第一件，你先没有这几百银子的本钱。第二件，同窗会友，亲戚相知，成几部的要赊去，这言赊即骗，禁不起骗去不还。第三件，官府虽不叫你纳税，他却问你要书。你有的应付得去，倒也不论甚么本钱罢了。只怕你没有的书，不怕你不问乡宦家使那重价回他，又不怕你不往远处马头上去买。买得回来，还不知中意不中意。这一件是秀才可以做得生意，做不得了。至于甚么段铺、布铺、绉铺、当铺，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，即使有了本钱，撰来的利息还不够与官府赔垫，这个生意又是秀才们做不得的。

除了这个，只得去拾大粪，整担家挑将回来，晒干，轧成了末，七八分一石卖与人家去上地，细丝白银，黄边钱，弄在腰里。且是官府离得家里庄田甚远，这粪且运不回去。他除了上地，难道怕他取去吃在肚里不成？但这等好主意，里面又有不好在里边：第一件，人从坑厕边走一走过，熏得你要死不活。被窝中自己放个屁熏得还要恶心头疼，撞见一个粪担还要跑不及的回避，如今自己挑了黄忽忽的一担把把，这臭气怎生受得？若像往时不用本钱，将了力气营利，倒也不管他遗臭罢了，如今那拉屎的所在，都是乡先生孝廉公问官讨去为糊口之资的。那拾粪的必定先在那讨厂的人家纳了租税，方许你在那厂里拾晒。为甚么用了本钱不做那干净营生，却干这恶臭的勾当？这件营运又是秀才们治不得生的。

又想出一件生意，却只也用本钱。但凡人家有卖甚么柳树、枣树的，买了来，叫解匠锯成薄板，叫木匠合了棺材，卖与小户贫家，殡埋亡者，人说有合子利钱。那官府有死了人的，他用的都是沙板，不要这等薄皮物件。所以不用当行，也不怕他白白拿去。但这样好生意，里面又生出不好的来：第一件不好，一个好好的人家，干干净净的房屋，层层叠叠的都放了这等凶器，看了惨人。二件，新近又添了当行，凡是官府送那乡宦举人的牌扁，

衙门里边做甚么断间版榻，提学按临棚里边铺的地平板，出决重囚，木驴桩橛，这都是棺材铺里备办，为甚拿了本钱，当了行户，做这样付害人不利市的买卖？所以这卖棺材又不是秀才治生的本等。

除了这几样，想有一件极好的生意出来。看官！你猜说这是件甚么生意？却是结交官府，起头且先与他做贺序，作祭文，做四六启。渐渐的与他贺节令，庆生辰，成了熟识，或遇观风，或遇岁试，或遇类试，都可以仗他的力量，考在前边。瞒了乡人的耳目浪得虚名，或遇考童生，或遇有公事，乘机属托，可以侥幸厚利，且可以夸耀闾里，震压乡民，如此白手求利，利名兼尽，岂不美哉？却不知这等好事之中，大有不好之处，第一件，你要“未去朝天子，先来谒相公”。你要结识官府，先要与那衙役猫鼠同眠，你兄我弟，支不得那相公架子，拿不出那秀才体段。要打迭一派市井的言谈，熬炼一副涎皮顽钝的嘴脸，苗实处，还要拿出钱把钞来时常的请他吃酒吃面。听事更是兄，门子是弟，礼房先生是朋友，直堂书办是至亲，皂隶快手都是相识。把这些关节打通，你才得与那官府讲话。第二件，如今的官府，你若有甚么士气，又说有甚么士节，你就有韩、柳、欧、苏的文学，苏、黄、米、蔡的临池，且请你一边去闲坐。必定有那齐人般的一副面孔，赵师睪般的一副腰骨，祝鮀般的一副舌头，娄师德的一副忍性，还得那铁杵磨针的一段工夫，然后更得祁禹狄的一派缘法，你便浓济些的字，差不多些的文章，他也便将就容纳你了。既然结识了官府，你便走到衙门口传桶边，那些把门的皂隶，直宿的门公，倒也落得没人拦阻，得以与那些管家相见。但这第三件，更要赔出小心，拿出和气，费些本钱，服些低小，也不是要他在官府面前赞扬，只是求他不在官府面前谤毁。有了这三件实落的工夫，便是那扳高接贵的成仙得道之期。但神仙又有五百年的一劫哩。毕竟要过了这一劫，神仙才是神仙。若这个大劫过不

去，目下虽然是个神仙，犯个劫数，打在地狱天牢里受罪，比那时的鬼魂受苦更自不同。

看官！你再猜说是甚么劫数？却是要保佑祝赞得那官府功名显达，一些也没有跌磕。使那护法天尊成了佛祖，这演法的才得做了伽蓝。若是那相处的官蹭蹬一蹭蹬，这便是“孙行者陷在火焰山，大家俱着”。怕是那弹章里面带上一个尊名，总然不做钦犯干连，这个麟阁标名，御览相批，传闻天下，妙不可言。又有吃了那官亏的百姓，恼得我的仇人都来归罪，架说报冤，这才关系着身家性命。想到这利少害多，荣轻辱重，得暂失久，这等经营又不是秀才的长策。夜晚寻思千条路，惟有开垦几亩砚田，以笔为犁，以舌作耒，自耕自凿的过度，雨少不怕旱干，雨多不怕水溢，不特饱了八口之家，自己且还要心广体胖，手舞足蹈的快活。且更度脱多少凡人成仙成佛；次者亦见性明心。便那有利没害的钱，据那由己不由人的势，处那有荣无辱的尊。那官府衙役，大叔管家，除非他寻上我的门来算计作贱，这是说不得的。却不是我寻上他的门去求他凌辱。所以千回万转，总然只是一个教书，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。

但这教书又要晓得才好。你只是自己开馆，不要叫人请去。若是自己开的书堂，人家要送学生来到，好的我便收他，不好的我委曲将言辞去。我要多教几人，就收一百个也没人拦阻得，我若要少教几人，就一个不收，也没人强我收得。师弟相处得好，来者我也不拒。师弟相处不来，去者我也不追。就是十个学生去了两个，也还有四双，即使去了八个，也还剩一对。我慢慢的再招，自然还有来学，若是人家请去，教了一年，又不知他次年请与不请，傍年逼节被人家辞了回来，别家的馆已都预先请定了人，只得在家闲坐，就要坐食一年。且是往人家去，又要与那东家相处。若是东家尊师重友，成了好好相知，全始全终，好合好散，这便叫上等。若再得几个好率教的学生，不枉了父兄请师的

好意，不负了先生教训的功劳，名曰师生，情同父子，这又是上上等。若是那父兄村俗熏人，轻慢师友，相待不成相待，礼文不成礼文，只那学生都是英才，这也还可曲就，此是二等。若是东家致敬尽礼，情文交至，学生却是顽皮。“生铁必难成金，化龙定是鳅鳝。”使了东家的学规，不见教导的功劳。目下不见超凡，已为惶恐。后日堕为异类，寻源更是羞人。这是教劣等的学了。若是自己处馆。遇有这般劣货，好好的辞他回去，岂不妙哉？人家请去的门馆，撞见此等的冤家，还有甚么得说？你不捏了鼻子受他一年？

狄员外的儿子狄希陈起先都是附在人家学堂里读书，从八岁上学，读到这一年，长成了十二岁，长长大大，标标致致的一个好学生，凡百事情，无般不识得伶俐。只到了这“《诗》云”、“子曰”，就如糍糊一般。从八岁到十二岁，首尾五年，自“赵钱孙李”读起，倒也读到那“则亦无有乎尔”。却是读过的书，一句也背不出。读过的字，一画也写不来。一来也是先生不好，书不管你背与不背，判上一个号帖，就完了一日的工夫。三日判上个“温”字，并完了三日的工夫。砌了一本仿，叫大学生起个影格，丢把与你，凭他倒下画，竖下画。没人指教写，便胡涂乱抹，完了三四十张的纸。你要他把那写过的字认得一个，也是不能的。若说甚对课调平仄，讲故事，读古文，这是不用提起的了。这一年十二月十五，早早的放了年下的学，回到家中，叫人捍炮炷，买鬼脸，寻琉璃喇叭，踢天弄井，无所不至。

狄员外自己原不大识字，凡是甚么礼柬请帖与人通问的套语，都是央一个秀才赵鹤松代笔。因年节要与薛教授家素姐追节，备了衣服花粉，果品腥肴，停停当当的只等赵鹤松写帖。却好赵鹤松会去了，不在家里。狄员外正在极躁，只见狄希陈戴了一个回回鼻子，拿了一根木斫的关刀，赶了一只鹿尾的黄狗。吆天喝地的跑将过来。狄员外倒也不曾理论。倒是狄希陈的母亲看